

《偽神翻譯官》摘錄

◆5	老人的額頭	2
◆46	甚麼也沒有的家鄉	8

這是我決定成為神的翻譯官的第一天。

其實也不是很有把握，神的翻譯官是一種職業還是志業？但如果每一個心願都能因此被接住，細微的苦痛都能被正視，那反反覆覆跟著媽祖腳步前行的日子，也許就值得了……

◆5 老人的額頭

盧仙草拎著剛買的菜回來，身上還裹著早上出門的花布花衣，只露出一雙大大的眼睛。菜籃裡除了白菜跟芹菜，還有剛從海裡採上岸的石花，深褐色。她隨手把石花丟在石子路上。石子路正舖著曬了一半的石花，像深黃的地毯那樣攤在地上，深黃中參雜著濕漉漉的海草。

跟記憶裡阿嬤曬石花的模樣一樣。

我總是想跟盧仙草說，這樣曬石花會不均勻，從小時候第一次看見時就想跟她說了。人家隔壁阿婆都是同一天採完，一起曬的，不同日採的石花會分開曬，這樣才不會混在一起。不過阿嬤總自有自己的安排。希望那不是因為媽祖這麼告訴她的。

盧仙草把買完的菜交給我後，喝了口水，說還要再去看看有沒有石花。

下午漲潮了，石花已經不好採，早上隔壁阿婆來聊天時就說過，還叮囑阿嬤下午若是要再去的話，記得去找她。但盧仙草喝完水就自己出門了，壓根就沒有要去邀隔壁阿婆的意思。我後來才知道隔壁阿婆就是王乩童，跟阿嬤一起在聖后宮裡幫忙問事，兩個人應該算是神明翻譯官的搭檔吧，但我感覺她們彼此有點生疏，阿嬤甚至會刻意避開王乩童走過的路，好像某種忌諱似的。

說到問事，盧仙草喝水時也告訴我，要我晚上一起去聖后宮。

終於又要回去那個地方了嗎？

我對聖后宮還是有點芥蒂，雖然幼年去過數次，但因為每次都被媽媽抓回來，說那只是迷信的地方，所以我也就盡量不去。不去做讓大人生氣或吵架的事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我日日遵循的功課。跟媽媽一起住之後，也避免去談到跟拜拜有關係的事情，我知道那是媽媽的禁忌。這次回來，即使媽媽沒有特別說，也下意識不去碰觸那些會讓媽媽不開心的事情，畢竟，我還是得回到跟媽媽一起居住的家，畢業跟工作要是不順的話，也許還要跟她伸手拿生活費好一陣子。

所以即使回到東角村，也不會久待。

與其回去之後又被媽媽帶去看身心科，不如就不去接觸聖后宮的事情，免得後續還要解釋，麻煩。沒錯，我很清楚自己的個性，就是怕麻煩，也不喜歡出頭。要不是因為這樣，畢業口考的那件事就不會搞得如此了。

已經很久沒有如此強烈的感覺。

自從前日回到東角村後，總感覺身體很沉重。嚴重時還會頭皮發麻，甚至有那種月經來前的腹部脹痛感。面對阿嬤強迫式的邀請，我本來也要藉口生理期不舒服推託過去，誰料阿嬤那麼精明，怎麼說也是活過半個世紀的女人了，女人的事，怎麼瞞得過她。於是乎我只能認命，被阿嬤叫到聖后宮前奉命拿著看板，板上寫著：今日問事，主神媽祖娘娘。

我凝視著殿內緩緩升起的白煙，煙霧逐漸將室內佔滿，越來越多人聚集在廣場前。看了一圈，除了早先要跟盧仙草一起採石花的王乩童外，其餘都很陌生。東角村到底有多少人家，我也沒有印象了。

聖后宮說是村裡唯一的宮廟也不為過，在這連早餐店都沒有漁村裡，除了舊燈塔下一座用石板堆成的萬應公碑外，這村裡的主神當然非媽祖娘娘莫屬了。我覺得有點好笑，既然是唯一，又何必大費周章讓人拿著板子站在戶外詔告。再說了，來的蚊子，比來的人還要多。嘴裡才念完，又在腿上打死一隻蚊子，眼看腳上紅豆冰越來越多，我忍不住抱怨，「甚麼年代啊，還在人工立牌。阿嬤妳是慣老闆喔，我要加薪。阿嬤？阿嬤？」

我歪頭尋找盧仙草。

阿嬤正從遠處走來，手裡捧著香爐，在一個身穿粉色肚兜的女人面前——一改鄰居阿婆的形象，現在走過的人都叫她王乩童。

王乩童晃來晃去，沒多久，身後跟來兩名穿著粉色宮服的村民，幫忙昨天遇見的那個小孩阿里推著一台活動式的輪椅。輪椅上躺著沒有生氣的老人，面無血色，皮膚泛黃。一行人緩緩從坡道往廣場上走，最後停在我的面前，先是朝著聖后宮內朝拜，接著才讓出道，讓王乩童入內。

那大概是我印象中第一次看見如此浩大的陣仗吧，雖然人數不多，但每個人手裡都很忙，拿著法器和香爐，護送著甚麼似的。

阿嬤隨後也跟著入內，我趕緊攔下她，偷偷看了眼輪椅上的老人，附耳氣音問，「阿嬤？他要死了？」

「麥吵，㗎仔人亂講。」

眼前這副景象實在不可思議。幼年雖然我也常在聖后宮的神龕下玩煙灰，這是下午王乩童來家裡的時候看著我說的：「喔，我記得妳小時候很皮啊，在神龕

下玩」諸如此類的話，像是要強迫喚醒我遺失的記憶般。我是有點印象，比起阿嬤覺得聖后宮是神聖的祭拜之地，記憶裡我好像更把聖后宮當作遊樂場。但我完全沒想過，遊樂場竟然還可以充當急診室？媽媽對神的質疑，似乎也在無形中影響我。雖然我不願承認媽媽總認為阿嬤迷信，但面對眼前幾乎沒有氣息的老人，不送急診，卻送到聖后宮來，怎麼說也更讓人覺得荒謬。

盧仙草入宮廟後，我依舊忍不住環顧輪椅上的老人。老人雖然還有喘氣，在輪椅上吊著點滴，但注射液幾乎沒有反應。

很快地宮裡喊開壇，敲鑼打鼓一番後說是神尊降臨了，王乩童跟著身體抽搐，盧仙草在香爐裡放了更多的淨香粉。一時間，廟門內白霧瀰漫，煙燻得讓人難以睜眼。

我拿著板子站在門外，很努力地想從王乩童身上看見甚麼。

輪椅被推往神壇前，阿里被盧仙草牽到身後，王乩童開始在老人的面前起舞揮劍。

「阿公，嗚嗚嗚……阿公，你趕快醒來。」阿里在一旁哭得越大聲，王乩童抽搐的動作就越大，用「寶劍」頂著老人的前額，喊道，「速速速，魂速速歸來！」王乩童喊完，又朝老人身上噴去口水，緊接著盧仙草踩著蓮花步端著香爐走上前，置在乩童的鼻樑下，側耳聽著乩童窸窣的聲音。轉頭從案桌上拿起黃色符咒和硃砂筆，塞進乩童手裡。乩童畫下符咒，其中一張貼在老人的額頭上。一連串的操作，十分流暢，我是看得很入迷，卻也很疑惑。

原來神降臨，是那麼悄然無聲的？

我一直以為會更熱鬧一些。

我遠離這一切也許不全然是媽媽的關係，雖然媽媽的無神論說也讓我飽受折磨，但還有另一個原因，也是推託不了的。

離開東角村是七歲，七歲以前我曾在附近的幼稚園上過兩年。那兩年，阿嬤負責接送我上下學。普遍記憶是模糊的。這附近的鄰居有誰、海裡的生物有哪些、哪條路破了從未修過我都不太記得了，但聽阿嬤說這些瑣事都是離開東角村前每天的探險任務。我沒印象了。唯一有記憶的，就是阿嬤半夜總與空氣說話的樣子，時而訕笑、時而唱歌；還有那一身濃濃的香灰味。阿嬤到幼稚園接我下課時，有時是一身海女裝，有時是穿著聖后宮的粉紅色圍兜，幼稚園的小朋友們總是躲著我，也說我有一個「瘋了般」的阿嬤。

我沒有朋友，只有一個「瘋了般」的阿嬤。

也許因為如此，在媽媽將我帶離東角村之後，除了離開那日情緒太大吵著要

回來之外，往後的日子似乎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念頭想要回來東角村。但每當有這樣的想法時，又會感到莫名哀傷，哀傷離開的理由過於平淡。

法會終於結束，盧仙草從案桌上收下其它被寫過的符咒，交給阿里。

阿里的年紀，應該就和我當年離開東角村時差不多吧？這是目測的。為了尋找論文的研究對象，我曾去過公園附近的幼稚園蹲點，想要尋找學齡前的兒童，好讓自己做觀察，但也只敢停留在公園的長椅上，始終沒有跨出去試著詢問家長。

人家一定不願意的，誰會願意讓自己的小孩給一個研究生實驗觀察啊。我內心總是這麼做結論，也終於在臨界畢業前，脫口告訴自己的指導教授。據說，指導教授那天被我氣得連午飯都沒吃，到處說我就不適合當研究生，三四年了，連個嘗試的念頭都沒有，跟我同年入學同學，不管是做市調，還是做課室觀察的，都寫出些結論了，我竟然還只停留在：人家不會給我實驗的念頭中。但這一切，在我跟指導老師面談時，她都沒有表現出來，那張平靜的臉皮表現得就如一個有涵養的指導者，對學生諄諄教誨，只不過轉頭就換了張臉皮。幸好我沒看見，只是聽說，就當作是謠言。

我問過做市調的同學，同學說，就站在街上，發傳單啊，總會有人願意寫的。

那如果人家只是應付應付隨便寫呢？

至少有寫啊。同學說。

另一個做課室觀察的同學是代理老師，所以就拿自己班上的學生當實驗，沒有太大的問題，只是實驗觀察前在班親會上跟家長們告知一聲。

家長說好嗎？我也是這麼問。

也沒甚麼不好的吧？我就是觀察每天在早上說一個故事，對學生品格的影響，就把觀察紀錄寫下來，就可以寫結論了啊。

每天聽一個故事跟品格哪有關係？我總是覺得這個實驗沒有意義。

沒有意義的實驗，還有明知道被人隨便應付的問卷，卻還是拿無效的結論來寫的論文，充其量只是拿到文憑而已，對研究本身來說有意義嗎？不過在思考這些時又不免打自己巴掌，對無法畢業的人來說，談意義不是太可笑了嗎。

眼前晃來晃去的小大人，不知怎麼地，讓我有了可以重新寫看看論文的念頭，但轉眼看見阿里唯一的家長，竟然是呈現半死不活的模樣攤在輪椅上了，就又打消念頭。念頭來得快也去得快，還來不及讓一隻蚊子喝飽我的血。

我又打了隻蚊子，拍一聲。

「阿里啊，這等一下化給你阿公喝，啊這喔，貼在額頭上，整個晚上都不能撕下來，知道嗎？」

還那麼小的孩子，怎麼會懂這些？我憋不住，笑出聲音來。

笑聲引起廟門裡眾人的注視，盧仙草朝我喊，「笑啥？妳啊，妳給我過來。」

我被拎著耳朵走，就像小時候玩水被阿嬤抓回家那樣，有點丟臉。我一臉無辜，是真認為自己無辜啊。接著躡手躡腳靠近神桌壇，案桌的檀香味很刺鼻，我憋不住，便朝著神像毫無形象地打出噴嚏。盧仙草見狀，拍了我的頭，然後將我壓在神桌前道歉。

「無禮貌，佇媽祖娘娘面前拍哈啾，妳這罔仔喔。」又罵我。

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過敏嘛。」

對了。我想起來自己也對煙灰過敏，不知道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，原本還能在神龕下把虎爺的煙灰都倒出來玩，但某一次，把煙灰倒滿全身時，皮膚起了很奇怪的紅疹，聽媽媽說那時候我還休克了。爸爸在幹事處趕不回來，在台北工作的媽媽連夜回來，發現我沒有被帶去醫院，反而是被放在聖后宮的藤椅上，準備被阿嬤灌符水喝。媽媽抓狂了。那也是她與自己的婆婆第一次打起了架，真的打起來，互抓彼此的頭髮，在聖后宮的廣場前追趕著彼此。趕到的爸爸沒有拉開兩人，彷彿事不關己，只是慢悠悠地打了電話，救護車將我送到醫院。這樣來回耽誤，還沒到急診室就休克了，在加護病房住了兩天才轉到普通病房。那年，我五歲。這件事王乩童來家裡的時候也提到過。

「薰啊，妳去幫忙。」盧仙草想叫我送阿里和老人回家。

我看了眼漆黑的路，是昨天那條，直接一口回絕，「我不要，阿嬤妳叫別人去啦，那裡路暗暗的耶，都沒有路燈。」想起昨日下午公車走的那條坡道路，就覺得心有餘悸。雖然只是阿嬤故意嚇人，虛驚一場，可已經讓人對那條坡路有了陰影。

「免驚啦，伊額頭頂有神明佇保庇。」阿嬤點了點自己的額頭，表示老人頭上的符咒就是一個行動式的神明。跟行動電源的概念有點相似，貼著不動，就可以連結著聖后宮的神力。

我指著老人的額頭，「那個喔？有用嗎？跟殭屍很像耶，搞笑喔。」

再度感到不可思議，雖然過去都是聽媽媽在說阿嬤的迷信，但直到自己眼見為憑，我都還是認為媽媽小題大作，最主要的理由還只是婆媳不合罷了。如今親眼所見，心中那把衡量的尺，又默默往媽媽的無神論那端靠去了。

不過我終究不是無神論，有沒有神，神的力量在哪裡，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，

這個世界上的確有另一種靈，飄盪於四處。不只是惡夢的原因，我能看見的那些飛在海面上的白色靈魂，也是如此。

盧仙草嘖一聲，又拍了拍我的屁股催促。

「女孩子的屁股不能隨便打啦阿嬤。」

「都能嫁人了，還沒大沒小，里桑額頭的符咒不可以給我撕下來，聽到嗎？」阿嬤又拍了一下，實在不給人面子。雖然不情願，但也只能奉命保護阿里和里桑回家，可沒想到，前腳才踏出聖后宮，廣場上突然一陣怪風襲來，將里桑額頭上的符咒吹開。

盧仙草臉都嚇白了，「夭壽喔！就講母通撕下來，攏還未到家耶。喔彌陀佛……喔彌陀佛……喔彌陀佛……」

充電器鬆了？果然沒甚麼用啊。我心底想，可在阿嬤催促下還是連忙去追符咒，畢竟現場幾個人看上去，除了臉上哭得都是鼻涕的阿里外，只有我這個年輕女孩腿腳比較好。就在要追到符咒時，我轉過轉角來到昨日那條坡道的下方，突然被一個男人擋住去路，或是說符咒剛好停在男人的腳邊。

男人撿起符咒，順著光亮，看向阿里和里桑，還有後頭追得氣喘如牛的阿嬤。

「你？」我有一股強烈的感覺，不斷盯著男人看，反應過來後才接過符咒，直點頭表示道謝。但是當我再抬頭時，男人已經不見身影。是早上看見的那個拿著咖啡的帥哥。我十分肯定。

盧仙草追了上來，喊著符咒符咒。

我急忙奔回，將符咒黏回里桑的額頭上，但黏不住，我有些慌張，但阿里顯得很冷靜，用自己的小手壓著符咒，還朝我笑了笑，一副熟練的模樣，「我回家拿膠水黏就好。」好貼心的小孩啊。我驚訝，想到自己在幼稚園那時還因為同學集體嘲笑我跟阿嬤，隔天在廁所便把同學們痛揍了一頓。現在想來自己脾氣也實在不好，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才沒有朋友的呢？

盧仙草終於跑到我們面前，喊著，「夭壽喔，緊緊緊，緊轉去。」然後推著輪椅往坡道另一側快步前進。我也被催促一起幫忙推輪椅，但卻又不忘回頭尋找剛剛那男人消失的方向。

失神時，走在最前頭的阿里突然又哭又叫，「啊，阿公沒呼吸了！沒呼吸了！」

◆46 甚麼也沒有的家鄉

出了門後，菜蟲換下那一身與他氣質不相符的西裝，換上帽T，整個人似乎變得比較有活力跟精神。他是來跟我商量關於聖后宮的事情。當年簽署聖后宮遷址的人已經搬走許多，留下來的也幾乎都對二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沒甚麼印象了，有些聽家裡父母說過，有些則是知情的人身體狀況已經不好，無法言語的也有兩個。

菜蟲跟我討論過，在公開媽祖失蹤的真相之前，先多問一些二十多年前的當事人。劉村長幫忙列了一些名單，從年紀和估算居住的時間排除了大部分，如今可能還能敘述的人就住在大里附近。至於無法言語的兩個，分別搬到雙溪跟礁溪，雖然都是溪，但剛好是東角村的西邊與東邊的村落。我跟菜蟲為了節省時間，兩人分頭，不過結果還是一樣，老人家都比盧仙草年紀大十多歲了，只能用呼吸器勉強維持生命，別說要回憶甚麼了。

如今只剩下住大里的一位姓張的阿公，據說以前曾經是捕旗魚的船長，二十多年前離開東角村後定居花蓮一段時間，前些日子因為腿受傷，回到大里的弟弟家養傷。至於為什麼不回東角村，我跟菜蟲去看過張船長的老家，已經被怪手挖了一半，另一面牆垣長滿了大樹，樹根粗壯，聽附近鄰人說張家在二十年前是第一棟被執行拆除作業的房子。不過一切都在莫創公司負責人的意外之後停擺了。

如今莫何已經離開，負責人林副總也自殺離世了，莫創公司成為空殼，這是我目前所知道的。

「劉村長給的電話。」菜蟲拿出紙條，說是張船長的電話。

決定立刻去拜訪，為免唐突，我在半路上先撥打了電話詢問。當然不能開宗明義就說要問開發案的事情，我只說自己是研究老房子的研究生，想要採訪張家在東角村的老家建材結構之類的。負責開車的菜蟲聽到到瞎掰的理由，不以為意地聳了聳肩，他覺得不會有人因為這樣的開場白就接納陌生人的拜訪的，他認為明說就好。不料，我成功了，不過接電話的是張船長的妻子，聲音聽起來很熱情。

東角村離大里並不遠，大概二十多分鐘的車程，途中海面上的龜山島因為角度的關係，會感覺越來越靠近，龜頭也伸了出來。我其實對東角村之外的北海岸沒有印象，唯一知道的聚落還是來自於阿里畫的圖。原本阿里吵著要來，但劉村長願意充當保姆，所以便把阿里留在了劉村長家。

劉村長似乎有意願收養阿里，因為阿里與劉劉曾是好朋友，光這點理由雖然有點勉強，但如果把阿里當作沒緣分的女婿，也許就說得過去了。

菜蟲有告訴我劉劉在意外前曾來找過他，但菜蟲跟打發阿里一樣，拿了錢讓劉劉去買冰吃，並沒有太在意劉劉說了甚麼。事後想來，也許劉劉很寂寞。孩子不懂父母為什麼離婚分居，把她帶來鄉下海邊的父親又為什麼總是悶悶不樂，一個人喝著悶酒。也許曾有很多機會，可以接住劉劉的寂寞，如果曾經來得及，也許劉劉就不會獨自一人踏上尋找媽媽的路，也就不會在大卡車奔馳的馬路上發生意外了。就這點來說，菜蟲很自責。

張船長的妻子戴著斗笠等在交叉路口，路口很小，像是夾在海岸公路旁的林投樹後。幸好有揮動斗笠，不然車子就錯過了，蜿蜒的路差點連菜蟲都錯過。

張船長並不在家，說去了石城，去買釣竿。我聽了有點錯愕，既然張船長不在，又為何妻子要說人有在呢？聊了片刻後才知道，原來張船長本來是在家的，但因為知道我要來，所以把人支開了。我更不明白了，明知道我們要找的人是張船長，還是說張船長的妻子早知道了我們來此的理由。

「你就是蔡堂啊？」張船長妻子率先看著菜蟲，隨後寒暄了起來，「啊，你都長那麼大了啊，這時候看見你，你才七歲呢，你妹妹總是跟在你旁邊。」

我有點尷尬，不知道該不該打斷說起菜蟲妹妹的事情，自從菜蟲表明了他妹妹與我曾相識，但我沒有印象後，我就盡量不去談到這個話題。

「對啊。」沒想到菜蟲很坦然地說起妹妹，「妹妹說，姑姑會拿很多花生來，她每次都在門口等姑姑。」

姑姑？我愣了愣，再看看菜蟲和張船長妻子的反應，該不會這兩人是親戚？果然是。姑姑並沒有否認，但隨後把話題轉到了我身上來，「妳就是小薰啊？果然長大了，變漂亮了，都快認不出來了。」這好像在說我以前也認識這個人，猜得沒錯，姑姑又接著說，「以前看過妳也跟堂堂和卿卿一樣高呢。」

「卿卿？」那是我第一次，或是說再次聽到這個名字。

之前菜蟲說起妹妹的時候，因為是不好的回憶，並不太願意繼續說，也從不曾說妹妹叫甚麼名字。但姑姑說的卿卿，應該就是菜蟲的妹妹吧。這個名字我似乎有印象。姑姑很快就幫我把印象找了回來，又跟我說，「對啊，我第一次去東角村找菜蟲爸爸，我應該叫堂哥吧，」姑姑補充，「就看見卿卿跟妳在聖后宮外的沙坑玩沙。那時候卿卿身體不好，鼻子上還插著鼻胃管，竟然跟妳玩沙玩得全身，我看到都嚇到了，馬上把卿卿帶回家。」

姑姑從冰箱拿了兩瓶蘆筍汁，遞給菜蟲和我，我的表情很茫然，似乎有些聲音不斷從腦海浮現。

「我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妳是桌頭壠的孫女。」姑姑停頓，有些感慨，「我聽說了，仙草姨過世了，是妳一個人負責處理後事的，辛苦妳了。仙草姨也很辛苦，

一個人帶著兒子長大，但是寵得兒子連母親都不認，妳媽媽也辛苦了。不過我想妳最辛苦。」姑姑自顧自地替我難過，但我似乎無法共鳴，她還在想著關於卿卿的事情。

「卿卿後來……」我脫口卿卿的名字，有些熟悉，但又很遙遠，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曾經認識過這麼一個人，但總感覺喊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陌生。

「卿卿出生就有腦炎，大概五歲的時候就要靠著鼻胃管進食了，但是她跟蔡堂的個性不一樣，喜歡往外面跑，每次都偷偷溜出門，那次偷跑出門剛好被我發現，喔，我那天是去東角村處理點事情。」

之後菜蟲問了姑姑關於土地的事情，跟劉村長判斷的相差無幾。

在蠟燭吹滅前的幾日，東角村各處都充滿著喧囂，能掛布條的建築物上都掛了布條，諷刺的是，支持與反對的人馬都是東角村的人，兩方人馬互相抗議推擠，拿著文件站在一旁的林副總幾乎是在看場直播的好戲。就這樣，決定賣掉土地進行開發的人佔了多數，而這些人也都獲得一筆可移居的費用。菜蟲的姑姑就是那時跟張船長一起離開東角村的人，即使晚年身體不濟，也從未想過要回去東角村。東角村於他們而言，也許只是一個甚麼也沒有的家鄉。

我沒有想起更多關於卿卿的事情，但從菜蟲所記得的卿卿告訴他的描述，還有姑姑親眼所見的與卿卿一同玩耍的小女孩，確實就是自己。但如果卿卿真的曾經是玩伴，即使因為身體不好，可能也只見過一兩次面，但我怎麼會一點印象也沒有呢，起碼也要留下點甚麼才對。是否如此，才對得起卿卿曾把自己視為玩伴呢。

菜蟲對於我全然忘了卿卿感到有些憤怒，但憤怒是沒有出口的，畢竟要如何對只有七歲的孩子要求，去記得所有曾出現在自己身邊的人呢。只是感到唏噓吧。

回到東角村後，阿里已經睡飽午覺醒來，精神正好的時候，纏著我又開始問東問西。不過阿里沒有再問關於莫何的事情了。也許是忘了。菜蟲還待在我家沒有離去，我們還是得決定要怎麼跟大家說清楚。

「就說二十多年前，大家決定把土地賣給建商，要聖后宮讓出土地時，媽祖就離開了。」菜蟲覺得直接說就好。

但我認為事情哪有那麼簡單，「對於本來就看不見媽祖的信徒來說，要怎麼讓他們相信媽祖離開了？」像是鬼打牆，但這確實是我的疑惑，「而且比起我來說，大家應該會比較相信我阿嬤的話。我阿嬤都開壇那麼多次了，要說媽祖離開了二十年，不會有人相信吧。」

「不然就妳繼續當桌頭，當作沒有這回事啊。」菜蟲反駁。

我真想要一走了之，反正回去台北後，也不會有人知道我住哪裡，去我家門下拉布條抗議之類的，所以大可不必再管東角村的事情。但不知為何，我每次下定決心要這麼做之後，又會覺得愧疚跟懊悔，那種煩人的情緒不知從何而來，就是消散不去。

阿里突然跑了出來，拿了櫃子上的貝殼說要畫畫，問我可不可以幫忙把貝殼拿下來。我看了眼貝殼，本來不太願意，因為懶，貝殼不知道何時被人放到了高處，要拿下來還要踩椅子。我還在考慮時，菜蟲先站了起來，沒想到身高也夠，只是把手伸長，就輕鬆拿下了貝殼。本以為被打斷的話題在阿里離開後會繼續，拿下貝殼的菜蟲卻對貝殼感到疑惑。

「妳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貝殼。」

我也不能說那是普渡公給的，跟一般人說這樣的話會嚇死人的，只能說是小時候某次在海邊玩水，撿到的。

「我妹妹說過，那個小女孩撿了一個很大很漂亮的貝殼送她，作為回禮，她才會吵著跟爸爸出海，說要去抓小卷。」

菜蟲不經意地說，原本也沒有預料要我回應甚麼，但我把貝殼拿過去後，端詳許久，冒出了莫名其妙的話，「原來如此。」

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一直在想，為什麼這個貝殼會出現在我家。」阿里在一旁聽，很認真，沒有搶著要把貝殼搶去，「我七歲生日的時候爸媽吵了一架，你現在所看見的東西，家具，都是後來換新的，那時候唯一沒有被砸壞的就是這個貝殼。但後來我也忘了，為什麼會有這個貝殼了。」

「也許是因為，當年還太小了，我妹妹真的溜出門也就那兩回，如果兩次都跟妳見過面，也只有兩次，妳不記得也很正常。」菜蟲似乎想安慰人，但想不到更好的說法了。

「你爸爸意外的晚上，你除了記得發生意外之外，還記得過甚麼？或是說，這些年來，你除了記得那場意外，有記得其他的事情嗎？或是關於你媽媽，我沒有聽你說過。」

菜蟲側著頭認真想著，「這麼一說，好像沒有，我媽媽在我五歲的時候生病走了，但是我似乎也沒有印象她是甚麼樣的人。」菜蟲越說似乎感到越愧疚，他從未說過媽媽，也只記得爸爸意外的事情，從那之後他便覺得這一切都是媽祖的錯，都是聖后宮的錯。

人的記憶很不可靠，但人還是憑藉著記憶去仇恨、去恐懼，跟面對未知一樣，

都是沒有既定答案的。記憶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曾經是現實的一部份，在曾有的現實中被記錄下來。雖然記憶有可能扭曲，或是變調，但卻塑造了人對於世界的理解和價值觀，那些情感反應、自我認同、條件反射都會在記憶的塑造中變成某種既定的模樣。即是在這過程中記憶可能被重新灌輸過，甚至參雜了想像跟誤解，但一旦內化成恐懼的模樣，就會變成真實存在。恐懼也如預演傷害那樣，不斷出現，並改變當下的決定。

也許我們該懷疑記憶的真實性，避免記憶成為一種填充所有不如意和傷害的容器。

如此看來，媽祖的存在也許也是一種記憶。

莫何有一點說得也有道理。東角村的人靠海維生，不離開的人只能往海的方向去找希望，而大海的每一處都是未知的，靠著人的記憶去疊加各個經緯的危險與安全，記憶成為一種傳承，就像是逃命礁的逃命之說一樣。不管那艘沈船於逃命礁下的十五人是否輪迴，還是抓了交替，逃命礁的危險就像是一個莫大的容器那樣，不斷往裡面丟入恐懼和傷害。為了讓未知的明天少一點危險，把自己交給媽祖也許是唯一的選擇。但二十年前大家的選擇不是媽祖，是離開東角村，離開海洋，去尋找新的記憶。所以，記憶其實真的不可靠，如果大家認知到這一點，那麼根本就不用我去說明，應該也會有人懷疑媽祖是否還在。也許信仰也影響了記憶，因為相信媽祖，所以大家自然地遺忘了曾經丟棄過神明和信仰的自己，不論繼續在大海裡的人，還是離開村莊的人，都選擇遺忘了曾經做過的自私。就如菜蟲的姑姑那樣，落腳花蓮，落腳大里，就是不再回東角村。

我有問菜蟲姑姑為什麼不回，菜蟲不以為意，他覺得是因為房子被拆了，即使只拆了一半，另一半也從未重新整修過，不能住人，當然也就無法回老家住了。但我會這麼問是有原因的，我覺得也許姑姑也在逃避甚麼。姑姑仰著面，努力思考著我的疑惑，但最後還是只有說，「好像沒有回去的理由了。」就這樣幫自己的記憶做了結論。

我也問了自己，為什麼二十年了從不回來呢？

對東角村的記憶只停留在七歲生日的那晚，也許是在那之前的記憶不足以吸引我回東角村吧。這次回來，也是因為盧仙草生病了，如果阿嬤沒有生病，也許我也不會在這裡。

既然東角村的選擇已是如此，又何必強求媽祖是否還存在呢。

想通這點後，我跟菜蟲說了自己的想法。我想要直接告訴村民，聖后宮裡已經沒有媽祖，而且這二十年來都沒有媽祖，大家的祈禱從未被神明聽見與接納。我認為，需要媽祖的人也許已經不多了。

菜蟲也不喜歡拐彎抹角，他覺得這樣最好。

至於後續聖后宮是否要拆除、保持原樣，還是去別處另外請分靈過來，都是東角村留下來的人要去討論跟面對的事情。但也許就保持原樣了。畢竟媽祖以前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有許多人信仰祂。